

兵之情

信真著



解放军出版社

信 真 著

情之兵

魏 巍



解放军出版社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兵 之 情
信 真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(邮政编码 100035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.5 印张 135 千字

1991 年 9 月第 1 版 1991 年 9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065-1820-1/I·226

定价:3.20 元

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
没有声名显赫的伟绩
有的只是默默耕耘无私奉献
有的只是照亮别人燃烧自己
我要唱一支兵的颂歌
献给你——

我亲爱的穿军装的兄弟……

——题记



目 录

- ☐ 1 序：一部兵味十足的作品
——读《兵之情》 石 祥

报 告 文 学

- ☐ 4 文明之师
☐ 26 她会好的
☐ 38 赤子情
☐ 48 钢刀淬火
☐ 60 大班长的情和爱
☐ 79 迈向理想之岸
☐ 88 军营，升起一颗新星
☐ 99 丹青情
☐ 122 军营男子汉
☐ 131 梅花香自苦寒来
☐ 136 碧血丹心

- ☐ 153 情洒葫芦沟
☐ 165 不熄的炭火

小 说

- ☐ 177 婚事
☐ 193 新兵“老笨”
☐ 204 旁观者迷
☐ 206 慧芬
☐ 210 喜鹊登枝
☐ 212 标准
☐ 215 小磨香油
☐ 217 奇婚记
☐ 222 绿云小记
☐ 224 元宝塘
☐ 227 蜜月
☐ 229 列兵老牛
☐ 232 上等兵郭强
☐ 234 白精灵

☐ 236 后 记

一部兵味十足的作品

——读《兵之情》

北京西山的五月，正是桃杏花开，蝴蝶展翅的季节。信真同志把他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文艺作品汇集成册交给我，我一口气拜读完了这部作品。这是一部小报告文学和小小说的选集，写的是连队的凡人小事，用的是兵的语言，抒发的是兵的胸怀、兵的情感，是一部兵味十足的作品。也许是因为我曾在连队生活过六七个年头，至今还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兵的缘故，读来感到格外亲切。一张张熟悉、英俊的笑脸闪现在我的眼前；一声声直率、爽朗的言谈回响在我的耳畔。虽然这些作品摄取的只是连队的一花一草，一景一画，但在我面前展现出来的却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军连队生活万紫千红、生机盎然的春天。

信真同志 1973 年入伍，在连队当过战士、排长、副指导员，他熟悉身边的战友，挚爱连队的士兵，写的大都是在连队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。调到机关工作后，他经常深入部队基层调查研究，工作之余坚持文艺创作，往往是写一个调查

报告,同时创作一个文艺作品。集子的开篇《文明之师》——某部“道德规范连”纪事,就是他下连蹲点,亲自倡导、抓“道德规范教育”试点,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,从丰富、生动的材料中提炼出来的一篇报告文学。其它如《军营男子汉》、《大班长的情和爱》以及《丹青情》中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柯良;《梅花香自苦寒来》中的第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辛宝达;《碧血丹心》中的共和国卫士张震;《情洒葫芦沟》中的模范仓库助理员谢永才;《不熄的炭火》中的张思德式的干部郭永生等,都是他熟悉的典型单位和典型个人,是他一手搞调查研究,一手搞业余创作的结果。

我喜爱这些作品的短小精悍。小报告文学、小小说,以小见大,以短见长,既适合业余作者工作忙、时间少的创作特点,也适应连队战士抽空可读,读之易记的特点。现在有的报告文学、小说越写越长,难免臃肿不堪,不如“宁要玉碎,不求瓦全”,把一些经过认真提炼的微型精品奉献给读者。

我喜爱这些作品的真情实感。真,是艺术的生命,没有“真”,也就没有“善”、“美”可谈。因为作者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,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恪守忠于生活,忠于真实。信真同志姓信名真,他做人作文都和他的名字一样,言之有信,信之以真,实实在在,真真切切。所以,他的作品朴实无华,准确、鲜明,生动感人。

我喜爱这些作品的特性语言。信真同志生长在天津市

宝坻县农村，从小受到民间文化的熏陶，上中学时受一位酷爱文学的语文老师的影响，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，入伍来到天津驻军，他既熟悉、掌握了天津地区语言特点，又学习、具备了战士的语言特点。因此，他的文学语言诙谐、风趣、生动、活泼。大约与他长期做思想政治工作有关，他的文学语言精辟、凝重，既生活化，又富于哲思警理，耐人寻味，引人入胜。

我喜爱这些作品，并不是说它“完美无瑕”。因为这是工作之余写的作品，大都是速写式、急就章，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式的创作，难免东鳞西爪，缺枝少叶。但我敬佩这种勤奋刻苦的精神，赞成这种方式的创作，即边工作边从事一些文艺创作。这样，工作和创作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我们部队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去搞专业创作，业余创作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强大的文艺大军，不少名著往往出在业余作者之手。

信真同志要我为他的作品集写上一段话，我岂敢当！我和信真是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战友，以上文字，算作我向他的作品学习的一点心得体会吧！

石 评
1991.5.7
于北京西山

● 文明之师

——某部“道德规范连”纪事

一

1978年底，连队刚刚从郊外驻进这闹市中心——小白楼街，还没来得及打开背包，战士们眼神就“散光”了：高楼、小汽车、麦克镜、喇叭裤、高跟鞋、波浪头……大街上就像翻涌着五颜六色的奇异潮水。等战士们新奇的目光从街市上收回来，干部们都吃惊了：这是咋啦？当初有的战士撞上正在路边拥抱接吻的男女，臊得三步并作两步逃。可现在没人害臊了，有的还啧啧地慨叹着：“瞧人家这份柔情蜜意多么美！”甚至有的开始数落农村未婚妻不“浪漫”，把人家寄来的描花鞋垫给扔在垃圾箱里了。

用得着大惊小怪么！不用。喏，离连队一箭之遥，商店里，不时“嘞嘞、嘞嘞”地播放着“哥呀”、“妹呀”的港台乐曲。照相馆的橱窗里，陈列着大幅大幅的“美人照”。大街上，轻

桃的青年男女勾肩搭背，招摇过市。更要命的是与营门紧连着的街心花园，每当夜幕低垂，这里便涌来了情侣大军，青年男女们在这里互不避讳，进行着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便进行的活动。这真是声、色、光、电，立体交叉，形成了对连队的“冲击波”！

“这还了得，时间长了，咱四连非倒在小白楼街上不可！”连长何永茂气呼呼地吼起来。这个生长在内蒙古草原的汉子，粗犷质朴，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，他急得倒背手，粗喘气，急踱步，鞋底敲得地板咚咚响。“老傅，得堵一堵！”

“扑哧”，在一旁闷头抽烟的指导员傅俊杰乐了。这个1970年入伍的政工干部，脾气恰好同何永茂相反，慢悠悠、沉稳稳。他在想，——我的连“司令官”，咋个堵呀？集合全连大喝一声“不准看人家谈恋爱”、“不准谈自己的恋爱”么？这显然是很蠢的办法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怎样让战士去分辨、去欣赏、去培育那“爱情的鲜花”，分清哪是圣洁的、高尚的、纯朴的，哪是庸俗的、低级的、空虚的。

“依你说，该咋办？”

“就按这个办。”傅俊杰扬起了桌子上的一张纸。上面抄写着连队制定的“道德规范”，其中一条就是：“移风易俗，正当恋爱，不早恋早婚，不喜新厌旧。”

“我们现在要抓住典型的人和事对战士进行引导。”

典型被抓住了。

他，三排长张建平，高个儿，方脸盘，一双浓眉俊眼，本

身就浓缩着男性的魅力，再佩上皮带手枪，站在哨位上，过往的姑娘总要偷偷瞄几眼。这“倍儿帅”的小伙子经历了一番爱情的波折。

“建平当军官啦！”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到平山县老家，父母乐了，亲朋笑了。唯有一个叫安花枝的姑娘没有笑。三年前，花枝跟建平定了婚，这个朴朴实实的姑娘，干一天活回来，常常凑在灯下，一针一线地给建平做新鞋。鞋做好，写几句知心话儿装进去，偷偷奔向邮局。一次又一次，捎上的话儿总有那几句：好好干，长出息，争取进步。可如今，建平真的进步了，她的心头却敲起了小鼓。无巧不成书，一天晚上，邻村来了电影队，放了场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，姐妹们看完往家走，一路上嘻嘻哈哈嬉闹着：“别看赵大大黑不溜秋的，心眼好！”

“好！赶明儿给你介绍介绍，咯咯咯。”

“介绍呗，反正我不找陈喜那样的，脸挺白，心眼歪。”

“噢——，没羞，没羞，才十八就想婆家。”女伴们开心地笑呵，闹呵，花枝却闷着头走路，陈喜的影子总在眼前晃，赶都赶不走。五十年代，那会儿风气多好，大上海的南京路上还出了个陈喜，八十年代的今天，天津卫的小白楼街上不会再出一个陈喜？莫怪朴实的农家女多疑吧，同伴中间吞吃的爱情苦果还少吗？除了良心和道德，还有什么可以保护她们纯洁的身心呢？

那阵子，张建平的心绪也被搅乱了。提干不久，几位自

命“眼光远大”的朋友都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来。“在城里找个般配的吧，免得以后‘牛郎——织女’的，何苦哪！未婚妻不受法律保护，散一百个也没说的。”有的劝，有的“骂”，有的甚至开始牵线搭桥了。张建平在这“攻势”下，先是不予理睬，渐渐地，开始左右摇摆了，怎么办呢？吹？相爱几年了，怎么好开这个口？不吹，以后的生活确有许多不便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写一封信，探一探姑娘的心。信纸铺在面前，写了撕，撕了写，折腾了好一阵子，他才写下了这样几句话：“花枝，你我都不小了，该考虑一下结婚的事了，你想过吗？我家里父母年大体弱，弟妹们还小，我不在家，婚后生活的重担会全落在你肩上，你受得了吗？我现在提了干，十年八年回不去，你我将像牛郎织女，人分两地，你愿意吗？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……”

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，三排长将信塞进邮筒。此刻，他的心情是矛盾的，他想用花枝的口，说出自己的意思。可一天天过去了，也没见到花枝的片言只语，三排长坐立不安了，从来不吸烟的他，这几天也常常闷着头抽两颗。

“老傅，我看三排长这几天神色有点不对头。”这天晚饭后，何永茂找到傅俊杰说。

“我也看出来了，准是和花枝闹矛盾了。”傅俊杰说着，让通信员叫来了三排长。

“三排长，你那亲爱的怎么不来信了？”何永茂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他干脆来了个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。

屋里静极了，办公桌上的马蹄表嘀嘀嗒嗒发出震人心弦的响声。沉默了一阵，三排长想，说就说吧，请他们出出主意更好，于是他将事情的原委全盘托出。

“咚！”何永茂一拳擂在桌子上：“当了干部你就嫌弃人家花枝了，嗯？这年头，有高价姑娘，你还想当个高价小伙呀？咱们订了半天‘道德规范’，你……”也许他发觉自己火气太冲了，下意识地喝了口水，朝傅俊杰递了个眼色。

“是呵，连长问的好呵。”傅俊杰慢悠悠地说，“建平，你想过吗？咱们革命军人的爱情，可不能随着身价‘长价’啊！”

“你好好啧啧滋味吧。”何永茂又憋不住吼起来，“记得电影里的陈喜吗？记得春妮的那封信吗？哎，老傅，怎么说来着……那封信，我听了，眼泪一对儿一对儿地掉，你就不动心？”

“五十年代的陈喜，进了城，嫌自己的爱人气，他是被南京路的香风吹昏了头。如今部队里也有那么一些人，入了党，提了干，进了校，学了技术就喜新厌旧。还给自己找什么理由，说自己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。建平，你自己摸着胸口想想吧。”傅俊杰动情地说着。

“两地生活怎么了，只要你爱她，她爱你，照样是好夫妻，你没看见，我和我那位……”何永茂发觉自己“走了火”，说了半截停住了。傅俊杰接过话茬儿：“连长结婚十年了，一个天津，一个内蒙古农村，可他们甜蜜着呢！”

傅俊杰、何永茂，一文一武，一言一语，说得三排长的脸一阵白一阵红。“连长、指导员，别说了，让我回去好好想想。”

夜深了，营区一片寂静，战士们在梦里发出了匀细的鼾声。三排长毫无睡意地坐在台灯下，眼睛盯着“道德规范”，心绪乱成了一团麻，“正当恋爱，不喜新厌旧”九个字中，好象隐隐约约有花枝那双亮晶晶的眼睛，瞪得他面红耳热。“建平哥、建平哥……”他仿佛感到耳畔有花枝的声音！他想起来了，花枝的每次来信，不就是这样亲昵地称呼自己么？她说：“建平哥，你安心工作，伯父伯母年纪大，有我照顾。弟妹们年龄小，有我帮忙……”是呀，花枝为了自己的家操了多少心呵。那一次，母亲病重卧床两月，多亏了花枝端屎端尿……姑娘用她那纯洁的心在编织着美好的未来，可我在想什么呢？痛苦，悔恨，自责，一齐涌上心头，张建平在心中呐喊，花枝，我真混呐。泪，苦涩的泪，顺着脸颊流进嘴里，也流进心里。

张建平觉得该给他的同学、朋友回信了：“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。她虽然是个农家姑娘，可我也是从农门来的。况且她已经等了我几年，我不能背弃她，‘军人无戏言’！”

他把“军中无戏言”，写成了“军人无戏言”。这一改很有分量，军人的道德由抽象变具体了。轻飘飘一封信，改正了一个沉甸甸的错误！

接着他笔锋一转，语气温柔地向花枝发出了热情的邀

请信。他要当面向花枝认错，用多情的行动补偿自己的过失。深秋，地里的活儿忙完了，花枝来了，带着山里人、农家女的质朴、土气来了。粗糙的皮肤，黑红的脸膛，没有城里姑娘苗条的身材，没有时髦青年花俏的服饰。出了车站，建平提着东西走在头里，花枝远远地跟在后面。有人飞来白眼议论：那土姑娘准是这当兵的对象！建平挺起胸脯，停住脚步说：“花枝，怎么离我一丈远？”花枝脸一红，紧走了几步。路过照相馆，橱窗里忸怩作态的情侣照，仿佛在嘲笑他们。建平说：“花枝，赶明咱也来照张相，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！”一句话说得姑娘笑了，秀长的眼里都笑出了泪花。走上解放桥，建平说：“花枝，星期天咱们也到海河边来，瞧那双双对对，天津人谈恋爱，不能不来海河边。”“少贫嘴，就练了个嘴皮子！”姑娘嗔怪地捶了他一拳头，终于说话了。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，人家这一路上把心都掏在你面前了么！

“嫂子来喽！”不知哪个调皮鬼一声咋呼，战士们呼啦啦涌向家属房，挤不进屋的，干脆把窗户纸舔了个窟窿。欢声笑语撒满小屋。别看战士们的任务是站岗，可说起他们的排长来，嘴头可以不派个站岗的。“嫂子，你让我们排长想得好苦哇。”“是呀，那天，我下哨回来排长还在梦里叫你的名字哩。”花枝呢，嘴上说“少给我编着听！”手里却把红枣、核桃一个劲地往战士怀里塞。大红枣儿甜，核桃仁香，馋得张建平也抓过一把枣，花枝故意撅着嘴翻了他一眼：“放下，没你的份。这是俺给连长、指导员和同志们带来的！”可是当人们

散去后，姑娘“咚”的一声，给建平甩过一双新鞋来：“要不要？”张建平猛然领悟到这言外之意，连说：“要，要，要！”他捧着鞋，深情地望着自己的恋人。此时，姑娘的两手在胸前绞扭着，也是目光灼灼，那是爱情的热流和感情的辐射……呵，呵，两颗真挚的心儿结合了。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。尽管家分两地，一年一次“七月七”，而他们却共同享受着爱情的甜蜜。

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哪。

连队不失时机地召开了“怎样对待爱情”的讨论会，指导员把张建平推上了讲台。张建平开口就说：“不怕同志们笑话，当初我还动摇了一阵子呐……”

他讲自己的良心，讲对恋爱的看法，他认定：爱情，不在于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拥抱接吻，更不在于能不能勾肩搭背地照相、上街，而在于是不是两颗纯洁的心的结合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何况又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榜样。从那时到现在，四年过去了，在声、色、光电的“冲击波”中，四连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人在爱情问题上栽跟头。张建平呢，还被团里请去，在有二十多名青年干部参加的“婚姻爱情学习班”里，再次成为楷模。

二

小白楼街上，最多的是什么？人流。这地方哪一天不都